

长篇小说

邪恶催眠师2

— 七宗罪 —

翻开本书，带您见识催眠师之间正与邪的斗法，
了解这个隐秘而又无处不在的神秘世界。

周浩晖 著



北京日报出版社

邪恶催眠师²

七宗罪

周浩晖 著

北京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邪恶催眠师 2: 七宗罪 / 周浩晖著. -- 北京: 北京日报出版社, 2016.4
(读客知识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477-2065-3

I. ①邪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72561号

邪恶催眠师2：七宗罪

出版发行：北京日报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8-16号 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

邮 编：100005

电 话：发行部：(010) 65255876

总编室：(010) 65252135

印 刷：北京海石通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各地新华书店

版 次：2016年4月第1版

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：680毫米×990毫米 1/16

印 张：20.5

字 数：289千字

定 价：36.0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，请致电010-85866447（免费更换，邮寄到付）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，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引子

刚刚在跑步机上跑完步，赵丽丽来到卫生间准备泡个澡。在往浴盆里放水的同时，她照例要对着墙上的大镜子顾盼自赏一番。

映在镜子里的是一个窈窕的美女，一头长发乌黑柔顺，小巧的鹅蛋脸，五官精致分明。美女穿着一套黑色的练功服，紧贴在身上的布料勾勒出凹凸有致的身材，长腿细腰，丰乳翘臀——每一条曲线都在散发着迷人的女性魅力。

可赵丽丽却轻轻地叹息了一声，因为她觉得自己还不够完美。

门铃声忽然响起，打断了赵丽丽的思绪。她关了水，挪步向卫生间外走去。一只金毛犬本来趴在卫生间的门口，看见主人出来了，那只狗便精神抖擞地起了身，紧跟在主人身后。

赵丽丽走到玄关处，透过猫眼向外观察，见门外站着一名男子。这男子中等身高，身形略显肥胖，头戴一顶红色的棒球帽，又低着头，因此看不清帽檐下的面孔。

“谁呀？”赵丽丽隔着门问了一声。

男子向猫眼方向瞥了一眼，回应道：“送快递的。”

伴随着抬头的动作，男子的脸终于暴露在猫眼中。这家伙约摸三十

岁的年纪，长了张冬瓜脸，眼睛细眯眯的，丑是丑了点，倒是一副人畜无害的安全模样。

赵丽丽又多问了一句：“什么快递？”她这两天并没有网购，也没听说有人要给自己寄东西。

“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”男子一边说一边弯腰从地上抱起一只泡沫箱子，他认真地看了看贴在箱子上的快递单，又道，“寄件人叫姚舒瀚。”

是他？赵丽丽的心蓦地一跳，思绪翻飞，涌起无数猜测。这下她对那送快递的男子不再怀疑，当即便打开了屋门。

男子抱着箱子，脚步蹒跚着走进了屋内，看来那箱子不仅个头大，而且颇有分量。

金毛犬绕着那男子转了两圈，神色欢快。赵丽丽亲昵地在狗头上拍了拍，笑道：“乖乖，老实点。”然后她又随手指了处空地对那男子道，“就放这儿吧。”男子放下箱子，顺手揭下快递单递给她。赵丽丽在签收栏里写下自己的名字。一旁的男子则把一个硕大的双肩背包从身上卸了下来。

那是一个户外旅行者常用的登山包，很大很长。赵丽丽一开始就看到了这个包，她猜测里面应该装满了需要派送的小件吧。对别人的东西她并未在意，不过金毛犬却满怀好奇地直起了身体，两只前爪向着那包搭了过去。

“乖乖，别闹。”赵丽丽喝止道，同时将签好的快递单交还给男子。

为了躲避金毛犬的骚扰，男子将登山包放在了不远处的餐桌上，他特意扶了一下那个包，好像怕包倒下。然后他冲地上的箱子努努嘴说：“要不要打开验货？”

一般的快递员在客户签单后都巴不得早点离去呢，这个胖子却主动提议验货，倒是挺有责任心啊。不过赵丽丽随即又觉得可笑：一个快递员能有什么职业责任心？这家伙只不过和大部分男人一样，看见美女就挪不动步吧？

无论如何，对方既然提出了这个建议，赵丽丽有什么理由拒绝呢？而且她确实也很想知道那箱子里到底装着什么。于是她便蹲下身来，准备开箱验货。

男子主动上前协助，他用小刀划开了缠绕在箱口的胶带。很快泡沫箱的盖子被打开，赵丽丽开始查看箱子里的物件。

最上面是一团团填充在空处的报纸，用来防止箱子里的货物松脱晃动。将报纸团摘去之后，箱子里的货物便露出了真容。

“这是什么啊？”赵丽丽嘀咕了一句，不明白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对自己有什么意义。随后她抬头看向身旁的男子，试图从对方那里寻求一些答案。

男子对箱子里的东西毫无兴趣，他的视线一直盯在赵丽丽的身上，就像是一匹饿狼在盯着垂涎已久的猎物。他那双细眯眯的小眼睛此刻已成倍地瞪大，目光中闪烁着某种异样的兴奋感。

赵丽丽早已习惯了男人类似的目光，她其实很享受这种被关注的感觉。不过在这样一个私密的空间内，对方的目光终究令她有些不安。她站起身来对那男子说道：“就这样吧……你可以走了。”

男子却没有要离去的意思，他的嘴角慢慢咧开，露出了一种奇怪的笑容。然后他转过头，看着餐桌方向幽幽说了句：“那个包……”

“包？”赵丽丽一愣，“那个包怎么了？”在她问话的同时，她的爱犬已经抢上一步，挡在了主人和餐桌之间。金毛的耳朵高高竖起，喉口中发出沉闷的低吼，似乎在警告着什么。

“你过去看看呀。”男子一边说一边把头转了回来，他的视线与赵丽丽相交，双目中透出一种难以抗拒的魅惑光芒……

目录

- 引 子 / 1
- 第一章 一个神秘的快递包裹 /1
- 第二章 强大的“精神力量” /28
- 第三章 浸满鲜血的钞票 /56
- 第四章 销声匿迹的嫌疑人 /80
- 第五章 半年前的真相 /99
- 第六章 催眠下的“记忆障碍” /134
- 第七章 目击第四名受害者身亡 /155
- 第八章 破案！必须破案！ /176
- 第九章 一切都在凶手的计划中 /203
- 第十章 营救第六名受害目标 /224
- 第十一章 七种欲望，七种死法 /241
- 第十二章 隐形的复仇者 /265
- 尾 声 /315

一个神秘的快递包裹

01

馨月湾是龙州市新建的住宅小区，清一色的电梯小高层，一梯两户的格局。

因为紧邻着小区中心的人造绿地，九号楼号称是馨月湾的“楼王”。每到下午时分，小区里无事的老人孩子就会聚集在楼前的绿地上，各自休闲嬉戏。

“快看，有只狗狗！”一个小男孩忽然有所发现，指着九号楼的高处喊道。小伙伴们闻声聚拢过来，纷纷顺着他的指向看去。

果然，在七楼的某个阳台上出现了一只漂亮的金毛犬。那只狗站直了身体，前腿和脑袋已经探到了阳台围栏外，它张着大嘴，舌头长长地耷拉着，呼哧呼哧地直喘粗气。

“狗狗，狗狗……”孩子们欢欣雀跃，争相呼唤。

金毛犬似乎感受到了孩子们的热情，它猛地一蹿身，竟蹿上了阳台的围栏。

孩子们更兴奋了，各种大呼小叫声。

金毛犬在围栏上来回踱了几步，不时地探头往下张望，它的情绪看起来有些焦躁。

一个叫作菲蕉的小女孩自作聪明地说道：“它想下来和我们玩呢！”

最先的那个小男孩开始发愁：“可是楼这么高，它怎么下来呀？”

另一个小男孩建议道：“不如我们上去找它玩吧。”这个提议立刻得到了其他伙伴的响应。

然而孩子们的美好愿景很快就被击碎。因为那只金毛犬做出了一个令人无法理解的举动——它竟然从阳台上跳了下来！

七层楼高的阳台，金毛犬就这么一跃而下。大约一秒钟之后，它重重地摔落在楼前的道路上，发出一声骇人的闷响。随后它以五体投地的姿势抽搐着，鲜血从嘴角处缓缓渗出。

孩子们全都看到了这惨烈的一幕，惊叫和哭喊声顿时响成一片。附近的老人们知道出事，连忙赶了过来。这时那条狗已经一动不动了。

“肯定是条疯狗，大家离远点！”听完孩子们的哭诉之后，一个老太太满怀警惕地作出了判断。有个老头本来正要上前细看的，听到这话立刻撤回。

有腿脚利索的立刻到小区门口通知物业。片刻后小区门卫老李带着物业经理张盛来到了现场。

张经理首先问了句：“这是谁家的狗？”

“七楼的，东边那个阳台。”

“那就是702了，”张经理招呼老李，“先上去看看家里有没有人。”

两人进了对应的单元，坐电梯抵达七楼。刚刚走进楼道，老李就嘀咕了一声：“什么味道？”

没错，楼道里确实有一股呛人的异味，而且这异味好像就是从702飘出来的！张经理皱起眉头，快步上前按响了门铃。

门铃持续响了半分多钟，屋内却无人应答。

“不会是煤气泄漏了吧？”一旁的老李提醒。张经理也紧张起来。

如果真是煤气泄漏，这可是个不得了隐患。他随即作出决定，让工程部的技术人员带工具上来，强行破门！

技术员刘胜龙的技术不错，不到两分钟便搞定了702的门锁。当防盗门被拉开之后，一股更加浓烈的异味从屋内汹涌而出，呛得屋外三人涕泪交流。

“不行，先撤！”张经理一声招呼，三人往楼梯通道撤去。他们把附近楼梯间的窗户全都开到最大，大约十分钟之后，异味才渐渐消散。

三人重新回到702门口。虽然呼吸仍感不适，但至少眼睛能睁开了。张经理用手掌掩住口鼻，瓮声瓮气地说道：“我先进去看看，你们在外面等我。”

老李和刘胜龙一个月只领千把块的工资，本来就不值得蹚这种浑水。领导都提了，他们更乐得袖手旁观。两人便躲到通风的窗口，只管让张经理一人身入险境。

也就一两分钟的光景吧，忽听得张经理在屋内大喊一声：“不好喽！”语调中七分惊愕，三分慌乱。

“怎么啦？”老李和刘胜龙同时在屋外呼应，却没有一人迈步向前。片刻后，张经理从屋里冲出，他扶着墙壁弯下腰，剧烈地咳嗽起来。这一通直咳得脸色发白，其间他几次想开口说话，却立刻又被呛了回去。

终于等到气息略略平定，张经理艰难地吐出了噎在喉口的话语：“死……死人了！赶快……赶快报警！”

110指挥中心接到报案时，有一辆巡逻警车正好位于馨月湾小区附近，跟车执勤的年轻巡警王靖便成了第一个到达现场的警力。

随后当地派出所和市局刑侦队的增援力量陆续到达。刑侦专业人员进入现场展开勘查，王靖则配合派出所的民警一块在外围维护秩序。

九号楼前的通道上也拉起了警戒线，线里圈着那条横死的金毛犬。王靖就负责在警戒线外守护。堂堂一个巡警守着一条死狗，这场面多少有点滑稽。周围看客们指指点点地议论着，王靖明知道那些议论并非针对自己，但他还是排遣不了心头的尴尬情绪。

这时又有一辆小车开到了警戒圈外，两个身着便装的男子从车上走了下来。走在前面那人看起来三十七八岁的样子，中等身高，身形不算魁梧，但一举一动却透着矫健刚毅的魄力。他身后跟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，身材要略高一些，这小伙子皮肤黝黑，健硕的肌肉把一件短袖汗衫撑得紧绷绷的，看起来就像是刚从拳击台上走下来的运动员。

当地派出所的黄文祥所长迎上前，冲着那中年人打了声招呼：“罗队，你来啦。”被唤作罗队的人略一点头，脚下却不停。他径直走到警戒线的外沿，开始观察圈子里的那条死狗。

可怜的金毛犬直挺挺地躺着，嘴角流出的鲜血已经开始干了。

“摔死的？”那人给出判断，同时抬头看向面前那座高耸的楼宇。

黄所长凑过来解释说：“从702现场摔下来的。”

中年人点点头——难怪要把这条死狗圈起来。“你们做得很好。”他赞了一句，然后又问，“死者的身份搞清楚了吧？”

黄所长简要答道：“赵丽丽，女性，二十一周岁，本地户籍。”

中年人斟酌了一会儿，转头吩咐跟着自己的那个小伙子：“小刘，你就别上去了。先把死者的社会关系摸清楚，尽快向我汇报。”

小伙子道了声：“明白。”

中年人又冲黄所长打了个招呼：“这事得麻烦你协助一下。”他的表情一直很严肃，但说话时的语气倒是客客气气的。

黄所长爽快地应道：“都是分内的事！”

中年人不再停留，径直往楼上702而去。王靖目送着此人的背影，小声问道：“这位罗队，难道就是……”

“刑警队长罗飞！”黄所长抢着给出了答案，然后他又指指身旁那个姓刘的小伙子，“这是罗队的助手，刘东平。”

王靖连忙上前一步和小刘握手，满怀羡慕地说了声：“幸会！”

“精神着点！”黄所长在王靖肩头拍了拍，勉励道，“你今天可是和龙州警界的传奇人物共事！”

王靖挺起腰板，身形似乎陡然间高了三分。的确，能和刑警队长罗飞一同探案，这几乎是龙州所有年轻警察的梦想。现在哪怕是守着一条死狗，也让王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激动和光荣。

罗飞独自一人坐电梯来到了七楼，戴上帽子、手套、鞋套之后，他走进了屋内。刑侦队的同事们有的在拍照，有的在搜寻痕迹线索，大家各忙一摊，有条不紊。见到罗飞进来了，一个队员冲着卫生间方向努努嘴，示意那里才是案发的核心现场。

罗飞来到卫生间，却见里面有一人正蹲在地上埋头研究着什么。那人头也不抬地招呼道：“你来啦？”

罗飞“呵”的一笑：“你对我的脚步声挺熟悉啊。”

蹲着的那人正是法医张雨，和罗飞是多年的老搭档了。他们俩见面已不再需要什么客套的寒暄了。

“你来晚了。”张雨漫不经心地抱怨了一句，他的注意力仍集中在自己所钻研的那堆事物。

“正在东郊暗访呢，”罗飞解释道，“一个盗窃团伙，盯了个把礼拜了。”

“别的事都放下吧，眼前这案子够你折腾的！”张雨抬起一只手往里面指了指，“先去看看尸体。”

罗飞侧着身体绕开挡在半路上的法医，往卫生间深处走去。房间最

里面贴墙砌了一个浴缸，缸里放满了水，一名赤裸的女子正静静地躺在浴缸的底部。

明知那女子已经是一名死者，但罗飞产生的第一感觉居然是一个字：美。

一个美得几乎没有瑕疵的女人。精致的五官，玲珑的身段，粉白透红的肌肤，一切都如此完美。那充满诱惑的身体曲线在水中一览无余，湿漉漉的长发则如丝絮般飘散，带来一种如梦如幻的意境。更令人诧异的是，女人的嘴角竟似凝结着一丝满足的笑意。若不是她的整个脑袋都没在了水面之下，罗飞真要怀疑此人并未死去，而是在享受着惬意的睡眠。

罗飞从警十多年了，还是第一次看到这般栩栩如生的女尸。

或许是死亡时间不长，所以生命的印迹尚未消散？罗飞注意到浴缸尾部的放水龙头被掰在偏向热水的一边。他忽然间有了一个主意，于是便摘了右手的手套，将手掌向着浴缸探去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张雨用余光瞥到了罗飞的动作，立刻喝问了一声。

罗飞被吓了一跳，手掌停在了半空。“我试试水温，”他解释说，“比较一下浴缸里的水和放水龙头里的出水，从水温的差值或许能估算出案发的大致时间。”

张雨严肃地说道：“那水不能碰。”

罗飞有些不解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没闻到什么味道吗？”

“是有种呛人的味道，好像以前烧煤球的感觉。”罗飞也知道这事不太正常——在这种高档小区里有谁家会烧煤球？不过他一来就被浴缸里的女尸吸引住了，还没顾得上考虑这怪味的问题。

“你过来看看这玩意儿。”张雨冲罗飞招招手。在张雨面前的地板上放着一个怪异的装置，他一直在研究的也正是这个东西。

罗飞暂且放下那具动人的女尸，凑过来和张雨蹲在了一处。他细细打量着地板上的那个怪东西，深知此物必有玄机。

那是一套组装起来的玩意儿。最下面是一个直径约四十厘米的铁

圈，铁圈上对称地焊了四个支脚，往地上一立便是个圆形的支架。一个硕大的圆形器皿正好可以架在这个铁圈上。那器皿的直径约有六十厘米，白色磨砂玻璃制成，底部像炒菜锅一样形成一个圆弧，顶部则是平平的，在中心处留有一个直径十来厘米的开口。

罗飞觉得这个玻璃器皿似曾相识，他想了想，向张雨求证道：“这是个灯罩吧？”

“没错。”张雨早先就看出来了，“这就是个吸顶灯的灯罩。看得出来，做出这套装置的人喜欢从身边顺手取材。”

罗飞也认同张雨的推断，因为灯罩上方的构件更是生活中的常见之物——一个盛放饮用矿泉水的空水桶。

水桶被倒置过来，桶口正好插进了灯罩上方的开口。为了填补桶口和灯罩开口的尺寸差值，制作者在桶口上套了一个厚厚的橡胶圈，橡胶圈的外沿正好和灯罩的开口契合，这样水桶就可以稳稳地倒立在灯罩上方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橡胶圈的边缘处还打了一个直径两厘米的圆孔，一根硅胶软管从圆孔中插进去，和灯罩内部相通。这根软管有两三米长，另一端一路探进了浴缸里。

这样的设计让罗飞蓦然领悟：“这是某种化学装置，我们闻到的呛人的气味就是从这里产生的吧？”

张雨点点头，然后指点罗飞细看：“这个灯罩是用来存储液体试剂的，水桶则用来存放固体试剂。你看，桶口里还嵌着半截沙漏，这样水桶倒立之后，桶里的固体试剂就可以慢慢地漏到下方，和灯罩里的液体试剂发生化学反应，产生的气体再通过这根软管进入浴缸。这一整套就好像中学化学课上常见的气体发生装置，只不过这家伙要比课堂上的实验器具大了好多倍。”

听对方说到这里，罗飞当然要把细节问个明白：“产生的气体到底是什么呢？”

张雨略略眯起眼睛：“如果我的判断没错的话，灯罩里的液体是浓硫酸，水桶口残留的这些无色透明的粉末是亚硫酸钠。所以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化学反应，高中生都学过的，用来制备二氧化硫。”

罗飞“嗯”了一声，他相信对方的判断没错。稍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：煤球里的杂质在燃烧时会生成二氧化硫，那种呛人的气味正和卫生间里残存的气味一模一样。

现在横亘在罗飞面前的问题是：这套设备的制造者到底想要干什么？

罗飞起身重新走回到浴缸边。从装置里延伸出来的软管搭着浴缸的边缘探进去，直插水底。这说明装置中产生的二氧化硫气体大部分也溶在了浴缸中。罗飞心中一凛，转头冲张雨尴尬笑道：“幸亏你及时阻止了我，要不然我就把手伸进去了！”

二氧化硫是极易溶于水的气体，而它入水后产生的化学反应也非常浅显。现在这满满一缸的已不再是自来水，而是颇具浓度的亚硫酸！

张雨这时也来到了浴缸边，他指着水底的女尸说道：“你没看到死者浑身都是白里透红的？这可不是什么好事！这是皮肤被腐蚀后形成的效果！”

原来如此！罗飞心中泛起一丝寒意，他对自己的搭档建议道：“是不是尽快把酸水放掉，以免尸体再受损害？”

张雨点头道：“可以放啊，反正样品已经取过了，留着就是等你来看了一眼的。”

罗飞拔起放水栓，浴缸里的酸水通过底部的排水口缓缓泄去。赵丽丽的尸体一点一点地脱离水面，最终完全暴露在空气中。

“初步的尸检能看出什么吗？”罗飞冲死者努努嘴问。

张雨早就有了一些判断，便说道：“体表无机械性外伤，颈部无勒痕，初步判断非暴力致死；口鼻处未见蕈状泡沫（人体若在生前溺水，溺液会刺激呼吸道，导致黏液分泌量增大，同时人体呼吸运动加剧，使肺内的溺液、呼吸道黏膜分泌的黏液及空气互相混合搅拌形成口鼻部泡沫性液体。多为细小均匀的白色泡沫，因富含黏液而较为稳定，不易破灭，附着在口鼻孔及其周围。有时呈蘑菇状，称之为蕈状泡沫），所以也不是溺毙，应该是死后尸体才沉入浴缸。”

罗飞并不满足这样的结论，他关心的重点是：“那死亡原因到底是

什么？”

张雨斟酌着说道：“具体的原因暂时还不能确定，得做尸体解剖。不过要我估计的话，很大的可能性是死于急性二氧化硫中毒。”

“哦？”罗飞挑了挑眉头，期待更多的解释。

张雨转身指了指地板上的那堆装置：“这个装置的规模可不小，一旦反应进行起来，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硫气体。这些气体未必能被浴缸里的这些水完全吸收，尤其是后期水中的亚硫酸浓度越来越高，水体的吸收能力也就越来越弱，这时就会有大量的二氧化硫从水里溢出来，对室内造成严重的污染。当空气中二氧化硫的浓度到达一定限值后，吸入者会出现急性中毒的症状，其危险性在于二氧化硫能强烈刺激人体的呼吸道，引起反射性声门痉挛，最终导致中毒者窒息而死。”

张雨的讲解可谓详尽，可罗飞听完却有了更多的困惑。他的目光停留在那堆装置上，皱眉问道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问句最基本的吧——自杀，还是他杀？”

张雨无奈地耸耸肩膀，看来他也给不出答案。

罗飞这时又想到了另外一个细节，便转了方向问道：“说说那只狗吧，你认为那是怎么回事？”

张雨回答说：“这事很明显，那狗被二氧化硫呛得受不了了，最后慌不择路，从阳台上跳了出去。”

罗飞把手往外一摊，说：“连狗都知道要往外跑，一个大活人就这么傻乎乎待着，活生生被呛死？”

“也许她中毒前就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了，”张雨试图找到一个解释的角度，“比如说事先服用了某种药物，所以她没有逃跑的能力。”

罗飞沉吟了一会儿，问道：“报案人动过尸体吗？”

张雨摇头：“没有。当时屋里二氧化硫的浓度还很高，报案人看到死者在水底一动不动的，赶紧就跑出来了。”

罗飞道：“按照你刚才的猜测，如果凶手事先用药物导致死者昏迷，然后把死者放进盛满水的浴缸，才启动了这套装置的话，那问题来了：死者的身体应该怎么摆放？如果直接没入水底，那死者会先行

溺毙。如果是坐姿，头部露出水面，那死者后来又为什么会沉入水底呢？”

张雨咧咧嘴：“好吧，我的猜测行不通。要按你说的思路呢，那就只有一种可能，事发时死者的身体大部分没入水中，但她会有一个把头部伸出水面的主动行为。后来二氧化硫溢出，死者中毒身亡了，这时她的尸体才完全沉入了水底——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凶杀就不太可能了，多半是自杀。”

“自杀？”罗飞看着张雨，“你觉得自杀的可能性大吗？”

面对罗飞的逼问，张雨有些无从招架的感觉，他苦笑道：“如果是自杀，那就是我见到过的最离奇的自杀方式。在这缸水慢慢酸化的过程中，死者全身都会感受到剧烈的腐蚀性灼痛，谁能受得了这种煎熬？据我所知，几乎所有的自杀者都会寻找一种简单的、没有痛苦的死亡方式，像这种离奇的死法实在是违背常理。”

“那我们还是把思路回到凶杀上来吧。我们可以假设凶手对死者极度仇恨，所以要用这种残忍的方式来折磨她。这是符合逻辑的。可是——”罗飞的目光在卫生间里慢慢地扫了一圈，“怎么做到呢？没有暴力的痕迹，也没有使用药物，受害人怎么会乖乖地听他摆布？”

“你别问我了。”张雨彻底投降，抱怨道，“我的任务只是勘验尸体，最多给出一些现场分析。具体说探案找出真相，那可是你的工作。”

看着对方那副无奈的模样，罗飞歉意地笑了。他耸耸肩道：“好吧，我等你的尸检报告。”说完这话他转身往卫生间外走去，他要到屋子里的其他地方看一看。

这是一套七十多平方米的两居室，大间是卧室，小间被改造成一个书房。装修的档次不错，室内的家具家电也多为进口名牌，可见主人对生活品质有着较高的要求。阳台很宽敞，一头放着台跑步机，另一头则搭了个精致的狗窝。

技术人员在客厅内提取到外来男子的脚印，罗飞判断这些脚印应该是某个快递员留下的。客厅地板上的那只泡沫箱是支持这种判断的有力